



## 蟻 蟲 仔

按勞碌的工課場退落來，想欲全心畫圖。拄好朋友佇木架山附近有一間工寮，願意提供予我做畫室。伊講，拋荒真久矣，規氣予你去整理。閣講，毋免租金，有時陣送一張仔圖，我就趁著啦！

真是好兄弟，為著這，我歡喜甲幾若工暍袂去。想起來，畫圖遮久，家私頭仔真濟，畫布、原料一直咧補充，起先是臺製，落尾用進口，感覺其中較幼路的是日本製。毋過，食頭路人薪水無濟，愛閣飼某飼子，欲應付遮開銷，就定定橐袋仔空空，有時佻朋友去散咻兩杯仔，納 siàu 時，常常就去小便幾若分鐘。講著這，真歹勢，這個朋友會當體諒佻支持，真是我的貴人！

一日透早，我駛彼隻臺灣 Benz(lî 仔卡)，載一堆家私頭仔就去上工矣。有人勸我看日，我無足信彼套，毋過嘛真撥工，去網路查一个古早大畫家的生日做好日。按呢，我就開始另一種工課場的勞碌。

動工初期，工寮的四箍輾轉，經常有四跤仔咯咯叫，蟋蟀仔唧唧叫，野鳥啾啾叫，佇暗頭仔，閣有敢若真熟似的 tak tak 叫。我佇市內蹓二十外冬矣，遮小動物的招呼真有趣味，而且，予我一種特殊的回憶。

較早，阿爸真愛種菜，為著種好菜，閣撥工去農業訓練班研究；細漢時陣，捌看壁頂一張炭紅印仔的獎狀，內底的字摻日文佻漢文。毋過，自捌事以來，並無聽過阿爸會教人栽菜，伊只是佇下班時間，一直種一直沃，有時鋪稻草予發穎，有時種細種栽仔。重種的時陣，將一 bóo 一 bóo 的園土閣整理一改，起厝坵地基全款，只是邊仔攏留田溝，足成城池。彼陣，阿爸攏講，啊，因仔大陣，種家已食爾爾，免想傷濟。其實，想起來，我雖然無學著種菜技術，嘛有淡薄仔貢獻，因為佇我國小三年，肩頭較有力以後，就會擔桶仔去屎畚仔舀大肥，鬥沃菜。

彼站佇菜園出入，也時常會聽著蟋蟀仔佻其他昆蟲的叫聲，所以對遮有親切感的小朋友，我就容允個蹓落來。毋過，落尾繼發現有大隻蛇，個規佇石頭縫，有時趁出來草埔仔，有時閣摑甲像草索仔。看起來，大部份是龜殼花，咧趁足慢，聽講真毒。起先，拜託消防隊來掠，尾來，實在傷濟，只好家已來，石頭攏總僥，一尾一尾缺入籠仔內。佇整理畫室中間，這算是 thōng 大的工事，也是長期戰爭，有時陣，做甲有一點後悔。不過，想倒轉來，欲來蹓荒郊野外，本底就愛覺悟，何況，學會掠蛇，也是袂 bái 的代誌。

經過三 kò 外月，終於漸漸四序矣。有一工，畫室的家私頭仔，畫具，畫布，石頭，木材，一寡搬來的 li-li-khok-khok，攞就定位了後，我將畫圖用的彼條老籐椅搬出來厝頭前，喘一个大氣，點一支薰，坐落來。

這條籐椅，足舊，毋過古典閣好坐，真幼路也真實料，是阿爸按日據時代留甲 tsín 的物件。較早我有時會恬恬看壁頂的相片，阿爸就坐佇遐，手 khuè 籐椅雙斗，有一點仔嚴肅，閣有一點仔古錐。

阿爸做過日本兵，thōng 愛講一个大爆擊時陣的故事。彼陣伊拄才入伍，有一改，一个日本兵（正日本人）走甲怦怦喘，到門口一直喝「みず，みずー」，阿爸就趕緊舀一面桶水予伊。想袂到伊继续起來，一下手淋了了，咁甲 phū-ku，邊仔的人就講，夭壽咧，報死愛咁甲完，一碗頭仔就好啦！

想到遮，我就笑出來，煞袂記得款薰。講著食薰，細漢時陣，就時常看阿爸一支接一支，有時陣，睏去薰猶挾佇指頭縫到甲化去。會記得伊五十外歲就改薰矣，聽阿母講是肺管無好，毋過佇我的記持內底，阿爸罕得破病，若有是一點仔小感冒爾爾。

我覷佇籐椅頂頭，看向畫室頭前，埕斗較過，遠遠一片相思仔，較近的左斗是一寡毋知名的雜木，顛倒較 gâu 發，我先剝掉幾穰仔，拍算有閒才繼續整理。閣來，正斗有一排木瓜樹，是好友以前種的，無咧照顧；不過排列的姿勢真成較早阿爸宿舍前彼排，矮矮的木瓜穰，大人躡躡尾就挽會著。彼陣，阿母講，發遐濟，叫人來買買 ê 較白直；不過阿爸攞講袂使啦，這是公家土地，種的物件愛逐家分。有一冬，木瓜生真濟，宿舍區的因仔食甲皮膚攞變木瓜色。

看起來，這馬頭前這排，木瓜猶青青，而且真濟毋成物，癩癩。毋過可能是對木瓜穰有親切感，我一直看，一直巡，終於巡到一粒紅 huah 紅 huah 的，心內拍算，下晡會使提來寫生，下暗閣當做點心。心頭掠定，我就行過去，躡躡尾，準備共挽落來。

忽然間，一隻蟻蟲仔從出來，殫殫軟軟的身軀，烏 hng 烏 hng 閣有一點仔哀傷的表情。

我並無驚一越，因為這種表情毋是第一改看著，伊親像遙遠記持中真熟悉的形影。光復了後，阿爸做小警察，因仔真大陣，經濟無好，逐改若欲註冊，阿母就憂頭結面。不而過彼時代，拄才由日本統治換過來，警察猶真威風，聽講有一寡較敢的，攏真有錢。為著這，阿母時常有怨言。

一冬的中秋節，有人送禮來。彼站，聽講有一寡店違規的，起厝違建的，做脫衣舞的，東筴的，攏會趁過年過節來烏西，有時陣會將紅包楔佇篋仔內。會記得彼改送禮時陣，我拄佇咧寫作業，聽著阿爸雄雄大聲喊喝：「烏 phiah Khu 來」「緊提轉去！」我越頭，看彼个生理人將禮盒園佇 lobby 的地板就走出去。毋過阿爸也馬上拍開窗仔，siú 一聲，將禮盒射出去，我掣 (tshuah) 一越，毋知發生啥物大代誌。

彼陣的警察攏踹日本宿舍，厝內用 Shōji 隔房間，所長的較大，小警員攏分配一間榻榻米總鋪爾爾；因為阿爸一直做袂升官，阮就一直睏總鋪，但是一冬一冬，因仔由一个二个到甲五个，落尾，七个人映佇一个小空間，邊仔園一條書桌仔，一座衫仔櫥；閣有一支小電風，聽講是大同的，吹袂歹，毋過一直吱吱叫。阮七个人睏規排吹這支，熱天冷風吹甲變燒風，我睏袂去，有時就會看蠓罩外的壁頂。

彼暝，毋但熱甲足歹睏，我閣一直想阿爸射出禮盒的姿勢真嬌真有氣魄，雖然阮時常看別人咧食蘋果攏會流喙濶，伊嘛無想欲貪人的物件。反來反去，我猶閣相對壁頂去。彼面壁，每一冬愛重漆，若無就會落壁焮，今年是拄才漆過，猶閣真鮮；可能是佈置新壁，阿爸佇遮掛一副家已寫的對聯，頂頭的字略略仔反光，聽講是透米酒頭仔寫出來的字較金。我一直看，雖然無真清楚內文意思，嘛有一點仔藝術的感覺。閣較趣味的是，頂頭不時有一隻蟻蟲仔爬來爬去，伊嘛有木瓜頂頭的蟻蟲仔，彼種烏 hng 烏 hng 閣一點仔哀傷的表情。

我佇木瓜前神神愕毋知外久，等回魂來，蟻蟲仔已經消失無蹤矣，薰也落佇塗跂，睹一節薰頭仔。落尾，並無將木瓜挽落來，我想彼是屬伊的。

佇木架山跤的歲月比較較清閒，也較寂寞，較早一直咒讖工課傷濟，欲退休專心畫圖，閣盼望有一个無干擾兼闊曠的空間。想袂到這陣煞見擺坐落，寂寞就直攻入心，畫袂落去。有時陣，看著平坦的埕斗恰清新的空氣，會想欲做一寡運動練身體。譬如以前阿爸足愛透早拍拳頭，喝甲大細聲，咻咻叫，有時會吵著厝邊頭尾，我想，如果伊來遮拍拳頭，就會當穩心仔將白鶴六十五式拍甲透啦！彼陣，阿爸可能是做警察的關係，足重拍拳頭，而且有真濟武術用的家私頭仔。印象上深的是，一對像宋江陣用的「雙鞭」，

是尖尖閣有護手爪的武器，叫「雙 gán」另外有流星錘，長長的鐵鍊，尾仔結一粒鐵錘。記得有一改，村民來通報，廟前剃頭店，有幾個竹雞仔擰武士刀惹代誌。聽了，阿爸就一個人去處理，並無紮槍，只是腰邊插雙 gán，結一條流星鍊。伊講，毋成因仔爾爾，免用甲槍啦！彼陣，竹雞仔看著按呢，煞攏無咧信伊。想袂到，阿爸使出流星錘，紡一下仔，圓圓的鐵錘射出去，正正將一支武士刀揀落來。毋成因仔驚一下趕緊溜旋，村民就提石頭佇後壁一直擊 (khian)。

想罔想，我總毋是拍拳頭的材料，有一工弄兩下仔就無趣味矣。落尾，我閣想著遮的風景真清幽，兼有孤寂的氣味；印象中，日本人泡禪茶的所在，一寡人坐落來啲茶看櫻花，激姿勢，講禪道唸俳句，這種相片俗介紹是佇阿爸的日本冊看著的。彼陣，阿爸的日本冊真濟，多數有厚厚的冊皮。定聽阿母咧唸，日本人離開時陣，逐家攏搶買高級的日本瓷，只有阿爸，買一堆日本冊。不而過也因為按呢，我才有機會佇細漢就看著真濟日本圖片，俗恍恍看有也若看無的日本漢字。

想著遮，我突然有一个構想，不如揣一工假日，招幾個畫圖朋友來啲茶開講，也當做開張慶祝啦。我事先將畫室中央空出來，掛兩張仔圖，揣一个種子罐，幾個家已捏的茶杯，買半斤茶葉，一寡點心；按呢，準備四序，我就通知四个人來參加，當然這也包括借我這個所在的好朋友。

拜六到矣，朋友一个一个坐計程車來，我想奇怪，毋是有駛車嗎？不過，也是先交待較要緊，因為最近閣有出現龜殼花，逐家愛較細膩咧，個聽著就緊跔跔躡步入門。毋過一个一个入來的時陣，我才啊，發覺個的手提酒，有 biiru 有高粱，閣有竹葉青。哪會按呢？我是招茶會，煞變酒會，茶禪變酒禪矣，可能眾道友攏認為啲酒比啲茶較趣味啦。

想著較早阿爸也是一个啲酒比啲茶較趣味的人，毋過彼陣哪會堪得啲高粱竹葉青，有幌頭仔抑是紅露的通啲就袂 bái 矣。有時，我看伊坐佇榻榻米，園左跔曲正跔，食米酒頭仔配塗豆，敢若真滿足，也會欣羨起來。不過，伊嘛會啲過頭，那啲那罵，起先毋知是咧罵啥物，落尾才知影，是辦公室逐家攏欲食，干焦伊毋，予人排斥，鬱卒啦！按呢，我煞開始變做同情伊矣。

這個下晡開始，阮一直啲甲半暝，有人麗佇遐喘，有人閣會唱歌 lā 曲兼跳舞，落尾，有一个啲足爽的醉俠大聲喝：「筆墨伺候！」意思欲寫字做禮數，伊算是書法名家，我就緊去提筆墨俗宣紙。

其實，我從細漢就定看阿爸寫毛筆字，鬥磨墨換紙，伊寫對聯寫批，有時連公文嘛用毛筆字。其中，我感覺較趣味的是，伊用毛筆畫的白鶴展翅，練拳頭的姿勢，敢若叫第三十二式，白鶴獨立。

醉俠開始寫，起初行書，閣來草書，無滿意攞檨 (li) 掉，繼落寫甲規桌頂像土符，無人看有。我講，khah 正經 ê，寫一張予我掛壁，這時陣另外一個較無茫的朋友出頭，講規氣伊來較緊。

寫啥物？伊問。我一時想無，頭殼抓抓 ê，突然間，有真熟似的詩句浮上心頭。是阿爸較早掛佇日本宿舍彼幅字：

「做官清正千家福」

「公平二字百姓安」

好，就寫這對好啦！

這幅楷書真正寫得婿閣大範，墨色烏沈，轉頭斡角四正，閣親像阿爸的手路。

人客散去了後，我佇門床頂猶閣咧想這幅聯，睷袂去反來反去。想起阿爸五十九歲時，提早一冬退休欲來專心唸佛，伊將燒酒也改掉矣，規个心攞佇佛祖遐。伊因為階等低，考績閣時常乙等，退休金一屑仔，毋甘開，但是買真濟經冊。伊時常共我講，拜拜，毋通拜一堆有的無的，釋迦牟尼佛上重要。陰間的，予地藏王菩薩管就會使啦！伊交待阮阿母免拜七月半，因為愈拜愈濟，請袂了，顛倒得失個。

想袂到，阿爸退休無夠一冬，就開始去去嗽，醫生本來斷定感冒，落尾看攞袂好，煞講是瘴响 (he-ku)；毋過西藥一直食無效，阿爸就閣開始家己反藥冊，開藥單，買漢藥來煎 (tsuann)。其實細漢時陣，阿爸就時常替阮節脈，放筋絡，推藥洗，若有一點仔感冒，攞是靠伊開藥單；會記得伊的藥冊真濟，較有印象的是彼本「傷寒論」。不過阮上歡喜的是，泌尿有四神湯通好食，轉大人，也有雞鶩燉補藥，到現在，我嘛猶閣真愛食這味。

阿爸的瘡响一直袂好，腹肚也一直膨起來，彼个醫生想怪怪，叫伊去大病院檢查，想袂到是「肺癌尾期矣！」。啊，規家伙仔攏驚一趔。按恁這個辛苦一世，忠心硬氣的好人會無好報？阿爸無外久就別世矣，佇伊留落來的佛廳冊櫥內底，規排滿滿的佛經。

透早睏袂天光，我就將對聯固定佇畫室壁頂，坐佇老籐椅，恬恬看彼兩排字。雄雄一隻蟾蟲仔走過來，佇對聯頂頭覓來覓去，掠我金金看，痞痞軟軟的身軀，烏 hng 烏 hng 閣有一點仔哀傷的表情。

忽然間我想起來，細漢時陣身軀瘦抽閣足 gâu 四界趔，阿爸時常叫我「蟾蟲仔！」想著遮，我二十外冬來包裝甲真堅強的內心，煞親像崩塌的塗石，一路吼落來。



### 作者感言

王永成 文學、藝術創作

一冬來，tsiann 認真用臺語佇 FB 發表詩文，是抒發，是交流，也是自我訓練。

寫過幾若篇關於蟾蟲仔的詩文，有華語，臺台語，也有華語臺語日語混合的。

細漢時陣，上課講「國語」，下課轉來就講臺語。阿爸阿母的臺語裡時常摻「臺式日語」，趣味趣味。另外，我真愛看布袋戲，內底的口白一直到 tsín，猶閣會佇頭殼內覓來覓去。

這篇文，藉一隻蟾蟲仔，追揣細漢到青少年時期，對先父的記持。文章寫完，目屎也 tsháp-tsháp tin，阮某問講是咧 háu 按恁，我嘛講袂出來。

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，予我對臺文創作更加有信心。